

春秋时期 de 爱情疯子

◇ 主编 李寻欢

短篇小说 散文 诗歌集

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奖

杭州出版社

爱情疯子 de 春秋时期

短篇小说 散文 诗歌集
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奖

◇ 主编 李寻欢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时期的爱情疯子/白丁香等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2.5

(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获奖作品文丛; 4/ 李寻欢主编)

ISBN 7-80633-448-3

I. 春... II. 白...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4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955 号

春秋时期的爱情疯子

李寻欢 主编

责任编辑	朱晓莉 陈晓蓓
封面设计	靳 华
责任出版	郑千里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286 号 310003)
电 话	(0571)85066305(编辑部) (0571)85066612(发行部)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42 千
印 张	10.5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3-448-3/I · 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

三年大变样

——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作品奖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诗歌

- 1.《米洛的十四行》 翡冷翠 mm
- 2.《讹传》 能人
- 3.《往高处的静》 青蛇出洞

散文

- 1.《父亲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 薛舟
- 2.《童趣拾掇》 萧孩
- 3.《远处走来一个人》 小地
- 4.《我们这里的丑闻》 巫昂
- 5.《蝉唱》 江湖一刀
- 6.《行刑地的百年随想》 薛勇
- 7.《卡帕的风景》 塔尔科夫斯基
- 8.《丹桂房的日子——最后一棵枣树》 海飞丝
- 9.《贝多芬与断头台》 自立

长篇小说

- 1.《烂醉如泥》 潘能军
- 2.《秦盈》 雷立刚

中篇小说

- 1.《招娣》 书宏
- 2.《姓田的树们》 田耳
- 3.《飞翔》 蔡骏
- 4.《隔壁房东的杀人声音》 刘娜
- 5.《老黄历》 王齐君
- 6.《尘埃之上》 季哑

短篇小说

- 1.《在街上奔走喊冤》 卢江良
- 2.《老疙瘩》 杨川
- 3.《丑陋》 青月僧
- 4.《网络女写手李清照的网恋》 悠晴
- 5.《山头对歌》 airp
- 6.《丫丫》 lstzxf
- 7.《花焚》 刀丛中的小诗
- 8.《春秋时期的爱情疯子》 白丁香
- 9.《大嘴、三刀、四眼神枪以及五猖》 安昌河
- 10.《爸爸的黄羊》 马知遥

目 录

短篇小说篇

老疙瘩	3
丑陋	23
网络女写手李清照的网恋	36
山头对歌	41
丫丫	53
花焚	59
春秋时期的爱情疯子	77
大嘴、三刀、四眼神枪以及五猖	91
爸爸的黄羊	108
青涩季节	115
兔唇	142
冷香记	150
目光停留在1987的小镇	161
哆嗦	172

散 文 篇

暗恋年代	191
浴室里的精灵	196
简单生活叙事	201
青春	212
我的“地坛”	218
父亲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	227
童趣拾撷	235
远处走来一个人	250
我们这里的丑闻	258
一碗热汤面	261
蝉唱	266
行刑地的百年随想	278
卡帕的风景	285
丹桂房的日子——最后一棵枣树	287
贝多芬与断头台	296

诗 歌 篇

米洛的十四行	309
讹传	319
往高处的静	326

短篇小说篇

老疙瘩

作者：杨川

太阳明晃晃爬在墙上，老疙瘩的两眼却是一片漆黑。另一个声音由远而近走进他的心里。那是一种沉闷而又有力的脚步声，这声音是井下工穿的那种水鞋踩到地上发出的。这脚步声对别人来讲只意味着有人过往，但老疙瘩只要听见这个声音，人就整个瘫软得不敢动了。他要用整个身心来关注这个声音的到来。

这个脚步声的到来对老疙瘩来说有三种可能性：一是老疙瘩的皮肉即将在拳打脚踢中经受一次洗礼。但这种可能未发生前，那个脚步声是急促、快速的。二是两个脸颊或头皮上重重地挨两耳光，或一拳击到头顶，让他眼冒金星。这种状态的脚步声沉重缓慢，每一步都拖泥带水。三是阳光灿烂，相安无事，也没有皮肉之苦。这种情景是通过欢畅而轻快的脚步来预告的。

今天的脚步声听上去属于第三种情况。老疙瘩松了口气，全神贯注于听觉的他松弛了自己绷紧了神经，视线敏锐地转到了门口。一阵锁和钥匙响过后，父亲一身泥水地进了家门。他把煤石灯往门后一挂，问：“今天都干了些啥？”父亲的目光很快巡视了屋里一圈。

老疙瘩望着父亲那双鼓鼓的金鱼眼怯怯地回答：“什么都没干，就看电视。”

父亲换洗好就抱着水烟筒抽了起来，水在烟筒里呼噜呼噜地翻滚。他那双眼一直盯着老疙瘩瞧，目光里的内容老疙瘩一点也猜测不到。他只能惶惶地把目光移到爬着太阳的墙上。那儿停着一只苍蝇，透明的翅膀，黑一块绿一块的身子。

父亲把烟筒往一边放了，拍拍手上的烟丝沫说：“你出去玩。吃饭时再回来。别给老子惹麻烦就行。惹了麻烦我踢死你。”

老疙瘩怯怯地应了声好，跨出门坎就飞一样跑到了外面。那心情好似监狱的犯人被释放了一般。

锁了一天的老疙瘩如同从鸟笼出来的小鸟，觉得世界真美好。天那么蓝，云那么白，矿山上的人都那么可爱。他信步来到了车站。这儿是矿山的中心，矿办公室、商店、饭店、游戏室都在这。而且要走出矿山就只能到这坐车。多年前他曾和父亲从这坐车到很远的县城去过。现在几乎都记不起县城啥样了。那次父亲是去找跟人私奔了的母亲，没找到。从此老疙瘩就陷入了一种痛苦的灾难境地。老疙瘩渐渐明白，母亲是怀了他之后才嫁给父亲的。而那个让母亲怀上他的男人是谁，他至今也不知道。父亲总骂他是野狗日的、婊子养的。由于他从小就常常经受皮肉之苦，所以与同龄人比又小又瘦，没人叫他的正名，都叫他老疙瘩。老疙瘩已经十四岁，身高才一米三。

他到游戏室门口往里面望了望，那些跟他上下不了多少的人们坐在游戏机前，或手舞足蹈的，或哀声叹息的，或神情紧张，谁也忙不赢理会他。只有游戏厅的老板用戒备的目光一直盯着他。他失落地叹口气就离开了游戏厅。

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开进了车站。人们陆续从车上下来。老疙瘩无所事事地望着下车的人。斜斜的夕阳照着那些从车上下来的人，一些大包小袋拎着下车的都是矿上的人。后面又跟着下了

一群穿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她们大都空着手，肩上挎个精巧的女式小包。这时老疙瘩突然明白了，父亲今天为什么会开恩不揍他并放他出来。原来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也是县城里妓女进来卖淫的日子。在这个时候父亲是不愿他在屋里碍手碍脚的。他见到先前跟父亲上过床的那个女人，还看到最近每个月都来找父亲的那个红衣女人。果然，下车后那些女人就各奔东西地去找老相好了。他看着穿红衣服的那女人正循着他来的路走去。

他朝那女人瞧了两眼就跑到客车前，开车的驾驶员褪去线手套望着他说：“老疙瘩，你爹又放你出来了，我给你拉了半车鸡妈妈来。哪个是找你爹的？”

老疙瘩指了一下远去的红衣女人。驾驶员手搭凉棚瞧了瞧说：“这个还有点日样。”

驾驶员丢了支烟给他说：“那女人也大不了你几岁。干脆回去爷俩一起上。”

老疙瘩：“说个球。我才不耐烦干。”

驾驶员兜头给他一巴掌说：“瞧你那小鸡巴样，让你干你也干不成。门在哪都找不着。”

老疙瘩抽着烟不吭气了。驾驶员爬到车上拿下千斤顶和一根撬胎棒说：“帮老子换一下胎。”

老疙瘩油滑地瞅了驾驶员一眼。驾驶员又给他一巴掌说：“亏不了你，一包烟。”

老疙瘩：“先说好，什么牌子。”

驾驶员说：“球，一包吉庆。不干拉倒。”

老疙瘩笑笑，提起千斤顶就钻进破客车底下。那驾驶员就蹲在车旁动嘴不动手地指挥着。老疙瘩虽然只读完小学，但弄起这些机械来也不笨，看一两次就能熟练地干了。

老疙瘩呲牙咧嘴地压着千斤顶说：“这东西只能直着用，咋就不能横着？”

驾驶员打趣地说：“可以呀。你爹的千斤顶今晚横、直、斜、歪都能顶，不信回去问你爹。”

老疙瘩说：“说不定哪天我会发明一种横着用的千斤顶。”

驾驶员扔进一支烟说：“瞧你那球样。”

老疙瘩从地上摸起烟叼在嘴上说：“等着瞧。”

老疙瘩算是吃饭的时候了，用手蛮舒畅地摸摸包里的烟就往家走。进门就见父亲和那红衣女人正有说有笑地吃饭。他像做贼一样蹑手蹑脚地添了饭，动作极快地往碗里夹了几样菜，在父亲恶狠狠瞪了一眼后急忙端着饭溜到了屋外。

老疙瘩匆匆刨完饭回到屋里怯怯地说：“爸，我出去玩啊。”

父亲看都不看他一眼，挥挥手不耐烦地说：“去去去，你死在外头更好。”

老疙瘩知道父亲在有女人的日子里，一般不会将他拴在家，他甚至巴不得老疙瘩死在外面。也只有这种时候老疙瘩才会获得一种心灵的宽松。

老疙瘩一动不动地站在商店大门口，望着里面的糖烟酒茶柜发呆。他在想一些奇怪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让那些他喜欢而又得不到的食品、香烟飞到他手里。他设想着用钓鱼的方法，或者用一种神功把东西吸过来。无论他怎样设计，怎样投入地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那些东西依旧在柜台里纹丝不动。两个售货员在柜台里正吹得火热。商店里来往的人并不是很多。有一刹他神志恍惚地想走上去拿几样东西就走，那时在他脑海里商店和人都没有了，只有他和那柜台里的东西。可他走出一小步，一下就清醒过来。商店里来往的人、柜台后的售货员立刻都出现在他眼里。他

打了个冷噤，停顿了一会才失望地转身走出了商店。

夜幕下的矿山星星点点遍山上下都是灯光。从矿区商店走出来，老疙瘩摸出一支烟叼上，非常过瘾地吸着。他又瞅见不远处那个个体户的小商店。他记得在早些日子里，他就是坐在那店门前水泥台上，望着里面的烟发呆。发着发着就走神，眼里只有烟。他走上前拿了一包就走。老板等他走出店门才恍如梦醒地冲出来一把捉住了他。烟被夺回去了，脸上多了两个耳光印。老疙瘩捂着脸屈辱地逃走了。那时是冬天，家里还烧着焦炭火。父亲就是用烧红了的火钩在他左手心烙下一条印的。

那一刻，老疙瘩永世难忘。父亲气得两眼直往外凸，像要掉出来一样。他像老牛喘粗气一样问：“是哪只手偷的！”

老疙瘩畏缩着说：“左手。”

父亲二话不说，一把将他的左手按到木凳上用脚踩住，从风炉里拿出烧得通红的火钩狠命贴了上去。吱的一声，肉皮焦糊的气味和一股青烟就冒了上来。老疙瘩只尖叫了一声而没敢叫第二声。当他从父亲移开的脚下抽出手时，他用右手捧了左手嘶哑地嗷嗷地叫着在屋里团团转。那痛直击心灵，让他的灵魂都痛出了窍。父亲丢下火钩踢了他一脚吼道：“下次再偷，老子就砍你的手爪爪。给我跪着。”

老疙瘩泪眼淋漓就地跪下了。他昂着头，用愤怒的目光盯着父亲。这时刚坐下抱了烟筒要吸的父亲抬腿就兜胸一脚把他踹到门坎边。还没等他爬起来，父亲起身开了门一脚又把他踢出了门。嘭的一声砸上了门。那夜他就像只狗一样蜷缩在门外，捧着烙印的手度过了一个寒冷而又惨痛的长夜。

他痛苦而又无奈地忍受着，父亲对他像对动物一样任意打骂。他千百次在心里发誓有朝一日，他要亲手杀了这恶魔。他焦急地

盼着自己快快长大。他知道，自己一点不像父亲，别人也都说不像。自己另有父亲。他诅咒自己的父亲，还有弃他而去的母亲。打他记事起，他就没尝试过母爱、父爱。可他也知道，他只能和现在这个叫父亲的恶魔生活在一起，别无选择。他没有同龄的朋友，他们都不理他。年龄大一点的又都欺负他。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于是他就跟大人交往。比如开车的驾驶员，修车铺里那两个全身油黑的家伙。他从他们那里得到香烟甚至是一元、两元的零用钱。当然他也得为这些人跑腿、帮忙，做些讨他们欢心的事，或任他们打趣、嘲弄，让他们开心。

在外面逛荡了几个小时，他无趣地往家里走，老远就见家里黑灯瞎火的。他犹豫了。回去只怕叫不开门，就只好蹲在家门口蜷缩一夜。幸好这是热天，虽然蚊子叮，可一睡着了就无所谓了。他知道父亲此时正在跟那红衣女人做那事。他记得修车铺那小伙子说过，做那事跟汽车上汽缸的活塞运动相仿，七上八下，九进十出。他就诅咒父亲，让他的活塞卡死在那红衣女人的活塞筒里。

那夜，老疙瘩蜷缩在门外蚊叮虫咬地过了一夜。父亲并未因他恶毒的诅咒而卡住活塞。天一亮，父亲就开门把他踢了回去。他看到那女人一脸困乏地打着哈欠，屋里一股浓浓的怪气味。那女人抹好口红，又从包里掏出香水朝自己身上洒了洒，用同情的目光看了看老疙瘩，然后站起来冲正换衣上班的父亲笑笑说：“我下个月不能来了。要回老家一趟，你另外找人。”

父亲愣了一下抬起头盯着那女的问：“你扯什么闪，这又为那样？嫌老子钱给的不多？”

红衣女对父亲做了个飞吻的动作说：“你不觉得你太老了点？再说我是真有事。不骗你。我走了。”

那红衣女人把挎包往肩后一甩径直出了门，老疙瘩闻到一股

香味。父亲并未再说什么，只是轻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继续穿他的衣服。

父亲临出门又疑惑地对着老疙瘩瞧了瞧，最后还是从墙上取下铁锁把门锁上了。老疙瘩就打开电视，边看边自己煮面条吃。老疙瘩的一天又开始了。在囚禁的孤独中与电视相伴。

在秋天老疙瘩满十五岁那个月的某天早上，父亲换上了一套灰不拉叽的西装，还打了根花麻麻的领带。他对睡意惺忪的老疙瘩说：“今天老子心情好，放你狗日的一马。自个儿上食堂吃饭。我进县城去办事，要明天下午才回来。别给老子惹麻烦。惹了麻烦我踢死你。”

老疙瘩有气无力地答应着。

父亲在镜子前梳着他那少毛的头说：“老子前辈子欠你。真是的。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哪个要你，老子宁肯倒贴二文，权当送神。”

老疙瘩心头想：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我倒真巴不得到别家去做儿子。可他只能对自己说，不敢说出声的。

父亲兴高采烈地上车站去了。老疙瘩关了门倒头又睡。他知道父亲有两个月没女人了。这回又是到城里去勾引女人。勾引上，讲好价，那些卖淫的女人就会在发工资的日子里跑到矿山来跟男人们做活塞运动。通常叫女人的矿工都是老婆在家乡、离得又远的那些矿工，还有就是讨不到老婆的老光棍们。老疙瘩对这些大男人们喜好的事并不关心，他所关心的是怎样弄到香烟或者钱。他十一岁就抽烟了。父亲并不阻止他抽烟，父亲的态度是：爱抽不抽随便，有本事自个儿找来抽。他认为他养着这个非亲非故的儿子已经是付出太多了，他没义务再供他抽

烟。有一年他曾把老疙瘩弄到派出所，想把他交给那些人养。他的理由是：老疙瘩不是他日出来的，是个野种。带老疙瘩来嫁他的女人跑了。他没理由收养这么个野种。派出所的人说，从法律上讲在未找到那女人、未办理离婚手续前，你必须抚养这小孩，想推脱是不行的。

父亲是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像养鸡养狗一样把他养着的。这一点老疙瘩本人也清楚。他并不期待父亲像其他父亲那样，像待亲生儿子一样待他，他只祈求父亲不要那么凶暴地揍他，那么他就会做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好儿子。但父亲做不到温柔和体贴，他也只能为父亲不断制造麻烦，以此报复父亲的凶暴。打幼小，老疙瘩心里就埋下了叛离的种子。

老疙瘩睡了个懒觉，起来胡乱弄了点面条塞进肚里就想着到修车铺里去混烟抽。这个日子是个云白天蓝的日子，加之父亲又出了矿山，老疙瘩心里于是就生出许多神清气爽的感觉。他像只兔子一样蹦蹦跳跳就往矿区中心跑去，才到公路上就遇上了痢痢头。这是高出老疙瘩大半个身子的坏小子，又胖又有一身蛮力。他长得有些像香港电影上的郑则仕，可并不像郑则仕那样可爱。他是所有孩子的王，他用武力征服了孩子们，而善良无知、胆小的孩子们又用自己的懦弱助长了他的横行和霸道。他一直是老疙瘩的克星。所有的孩子都瞧不起老疙瘩，他不合群，且有过偷东西的劣迹。他只跟大人玩，不跟孩子们玩，其真实的心理还是一种惧怕和孤独阻挠了他。痢痢头的心里也从未把老疙瘩当回事。他在孩子们面前随心所欲地打击、调侃他，稍不如意还修理他。痢痢头深知修理别的孩子会引起家长找上门来的麻烦，多少有些顾忌。而老疙瘩则不然，他父亲是决不会出面的。那么他没了顾忌，又可在孩子们面前耍威风，这是一举两得之事，所以他从不放弃。